

鲁迅与文化名人陈列馆邀我去讲课，我一听到地址就有了兴趣：横浜路景云里。我曾经多次路过横浜路，但一直没去景云里——这可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些名气的地方，是鲁迅故居所在地。许广平留下一句名诗：景云深处是吾家。《辞海》有云：景云者，太平之应也（《瑞应图》）。景云，是个美好的词。

我先来到横浜路。一条不宽的小马路，没有几步，就看到了我向往已久的景云里。这里看上去是上海很普通的弄堂，水泥灰白色的弄堂大门，过街楼窗户底下三个黑色颜体繁写大字：景雲里。弄口铁栅门，大概是疫情关系，门还锁着。我想时间还早，正好在边上可以看看。于是，掏出手机拍照。景云里的左边是另外的住家，但右边一溜墙却画上了鲁迅、江南水乡、烟雾缭绕、青山绿水，倒也别致。我沿着墙往东头慢慢走着，心里想着，这可是当年鲁迅走过的路呀！不料，到了墙的尽头，一个拐弯，我来到了很熟悉的地方：多伦路！

多年来，我来到鲁迅纪念馆或者鲁迅公园参加一些活动，我总会在事先或者事后来到多伦路，在这里徜徉、漫步、寻觅，似乎可以重温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些场景。路边栩栩如生的雕像、那接连不断的旧书店、旧报刊店、古玩店、文物店，总会让我依稀恍惚，仿佛进入了历史的画面、历史的沧桑。几乎青白色的涂抹，使多伦路别有一番风格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横浜路就在多伦路的一个拐角，景云里原来就在边上不远！

我本来以为，很有可能景云里还会有一个弄堂口，也许直通多伦路。但是，我没有找着。再一看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于是回到景云里大门。

我打了电话，鲁迅与文化名人陈列馆负责人夏正权先生很快过来，打开大门。正权兄随即说我们先到里面看看。走走几步，只看见上海弄堂房子一样的地方，墙上分别挂着鲁迅曾在这里居住、叶圣陶曾在这里居住、冯雪峰曾在这里居住、陈望道曾在这里居住、茅盾曾在这里居住、柔石曾在这里居住……我目不暇接，心中一阵阵震撼！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、这是一个集聚了多少故事的地方！

正权兄激情洋溢、滔滔不绝，和我叙说着。这里其实是两排石库门房子，前后门对应，仿佛紧紧相接、相邻。我的眼前似乎看到了我们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伟人，就在这块并不宽敞的地方，锻造了丰功伟绩，让我们后人礼赞遐想。正权兄领着我来到陈列馆。黑色的两扇大门，一圈花岗石包围——这大概就是“石库门”三个字的出处了。大门边、四围墙上，有鲁迅的画像、代表作家的画像，点缀出这里的与众不同。

走进大门，我似乎又一次来到自己熟悉的地方。一个面积不大的天井，仰头就是前楼。跨前一小步，是一个并不大的客堂间。正权兄笑笑说，等会你就在这里讲课，虽然地方小，但我们是网上直播，学生可不少！他带着我，再往前，我知道，那就是上海人家的灶披间了。接着，他带着我走上一个其实我很熟悉的小楼梯，往左拐，就是前楼，往右，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经常出现的亭子间！

正权兄告诉我，上级政府有意好好保护景云里——这可是上海独特的文化遗产呀！鲁迅和这么多的文化名人在这里相邻而居，这真是一个少有的场景。当然，要完整地保护保存，还有待时间。成立不久的鲁迅与文化名人陈列馆，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了保护保存景云里。我开始了景云里的第一次讲课。

太湖行

盛 幸

太湖素描

湖风掠过波翻绿，更有潜鱼续。轮转远望静无言，祈祷姑苏岁尾庆丰年。

古湾明月超凡在，朗照千愁解。此间诗意独幽深，访客酒杯频举自难禁。

太湖夜游

满天月无踪了，湖畔游人少。茫茫秋野起凉风，渔火幽幽身处幻图中。

水乡遗韵浑然在，何必随心改。桨声销尽古今愁，不觉横波舒缓岸边流。

太湖追梦

追梦寻渔火，更兼拔桨声声。姑苏夜色秋湖里，天地与波平。

岁月悠悠流淌，心灵幻象重生。此番狂态君休笑，携手共前行。

太湖农家

何谓村居乐，眼前秋月春波。白帆点点鱼虾足，满载唱渔歌。

墙外古樟苍劲，院中鲜活鸡鹅。摆开筵席嘉宾至，借酒品香螺。

受聘到沪上的一些学校讲课，常喜欢在课余时间隙与这些十岁上下的小朋友聊天。我问得最多的，常常是他们的老家在哪里？有些同学能报得出省和市，有的可以说出县名，个别学生能够说出村庄。这些孩子随父母每年或数年回去一次，有些则从未回过故乡。当我进一步问起他们家乡的人文掌故、乡土风貌时，基本上都说不出来了，能讲些家乡人文掌故的纯属凤毛麟角。

有一次，在同一位祖籍安徽宣城的小朋友聊天时，我问她是哪个县的，回答是泾县。再往下问，则一问三不知了。我告诉她，宣城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厚，那里有受诗仙

一场秋雨后的上海，云白天蓝，凉风拂面，趁着旅游节，我也去南京东路走走，尝尝美食。南京路步行街东扩连接外滩，此地是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的起点，最早的南京东路是一条不足 500 米的小路名为花园弄，又叫派克弄，1865 年改为南京路。清道光三年，抛球场（今南京东路河南路口）周边出现西餐馆和中餐馆，海派美食在此翻开新的一页。

沪人熟悉的德大西菜社，是 1887 年德国人在塘沽路 177 号开的德大牛肉庄，专卖新鲜牛肉、二楼有西餐部，后来搬到中央商场东口，德大牛排、匈牙利鸡、意式烩鱼、虾仁色拉等西餐闻名上海。东海咖啡馆在南京东路 147 号旧称马尔斯咖啡馆，网上看见一张 1980 年菜单：清咖 1 角 8 分，奶咖 2 角 3 分，冰激凌咖啡 5 角 1 分，红烩牛肉 1 元 1 角，炸猪排 1 元 8 角，乡下浓汤 2 角 7 分，餐包 6 分。中央商场旁边还有波赛、吉美、金兰三家饭店。我朋友施敏杰兄说，十岁时他父亲带他去德大吃西餐，告诉他，你西餐不会吃，当心以后找不到女朋友。

南京东路有些老字号至今还被人称颂，五芳斋的苏锡糕团。沈大成的青团、条头糕，利男居的月饼，泰康的饼干糖果，东亚饭店的海派菜肴、双菇菜包、荷叶糯米卷。闽江饭店佛跳墙、七星鱼丸，四川饭店樟茶鸭干、贵妃鸡。梅兰芳爱吃南华燕云楼的北京烤鸭、糟溜鱼片、干烧四宝。鲁迅先生喜欢品尝新雅粤菜馆的八珍烩蛇羹、烟鲳鱼、吉列明虾。美食名家唐鲁孙曾写道“真正吃客，到大三元吃

自己的创作，我心里很是疑惑。有一次，下班后，名川约我到他家一聚。在我的一再央求下，他找出一幅他以前临摹的宋徽宗的花鸟，一看用笔、设色精致入微，果然好功夫！我不禁有些怅然，替他惋惜：国美国画系是一流专业，大师辈出，考进去非常难。名川八年苦修，如今功夫全用在勾摹古画上，于创作却难以畅所欲言。晚饭后，名川担心我路远回去要晚，蹬着自行车硬是把送到了地铁站。

2002 年，恰逢朵云轩要着手复制海派大师任伯年的巨型作品《群仙祝寿图》，四处寻求刻版所需的特大块梨木。社里由马荣华副总编带队，我和名川一行人坐单位的车去山东出差，我们到临沂平邑印刷厂监印，他们在印刷厂的牵线下去平邑选购大尺寸的梨木板。与他同行的是木版水印室刻版的一位蒋老师傅。可见，那时名川的工作范围已不仅限于勾描了。事实上名川进社后即作为朵云轩的木版水印的重点培养对象，并

李白青昧的敬亭山。李白还在游览泾川后留下了著名的诗句，其中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

的千古名句，也让寂寂无名的汪伦在史册上有了一席之地。我还告诉她，宣城有徽墨，有宣纸，还有很多人文景观。泾县还是新四军的军部驻地，有国家级的扬子鳄培育基地，上海市民的蔬菜，不少也是泾县供应的。但对故乡如此灿烂的文明、悠久的历史，故乡和上海的渊源，孩子是茫然的，是无知的。

每念及此，我常会生出许多感慨，这些随父母到上海或出生在上海的孩子，他们对家乡对故土还有多少的了解？他们还有

饭一定要点瓦钵腊味饭，他家烧腊中的鸭脚包，的确是下酒的隽品，鸭掌只只肥硕入味，中间嵌上一片肥腊味，用卤好的鸡鸭肠捆扎，每天下午三点开卖，总是一抢而光。”三阳南货店的宁波美食，春酥、夏糕、秋饼、冬糖。采芝斋、老大房苏式糕点糖果。老陆稿荐五香酱肉，知味馆的梅

南京东路食事江湖

杨 忠 明

菜蒸皖鱼、茄子煲。五福斋菜馆、沙利文食品号等，都有上海人喜欢的美食。邵

万生南货店的黄泥螺、醉蟹、醉蚶、蟹糊，是宁波人看见必买的下饭小菜。

还有“食品一店”，里面好吃的东西真多，有清蒸猪肉听头、瓶装油余凤尾鱼、奶油鸡蛋糕、白脱小面包、咸肉火腿老板鸭、熏肠肚子小油鸡、奶油话梅长生果、烤扁橄榄盐金枣、大红肠、熏鱼小排猪肉肉、茅台五粮瓶装酒、香烟洋火桂花糖、海参鱼翅干贝鲜、龙井毛峰新茶香，有几年市民买鱼买肉要凭票，

但是有时偶然也开放点不凭票的鱼、肉、鸡等让市民排队买，我的老师陆康有时去食品一店排队买“五加皮”、“绿豆烧”零拷老酒送给当年的上海名画家谢之光喝……年轻时我有次从食品一店前门走到后门，美食香味熏得我眼睛发直口水淋，浑身乏力肚皮紧。身上只有五分钱，出门买只咸大饼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食品一店依然人头攒动，如今，只要你胃口好，天津地北的美味佳肴，可以让你从早吃到晚不停。

曾经的南京东路上食事江湖旧闻多多，一丝抹不去的上海老味道，沉淀在我的记忆中。

逐渐走上管理岗位，担负起朵云木版水印的传承重任。不仅如此，编辑的活也没少干，名川参与了社里的出版策划、编辑，甚至作为作者撰稿，出版了一些中国经典绘画的畅销图书，如推介晋唐宋元绘画的《国宝在线》系列丛书等。

因为经常去名川的工作室串门，看见他忙忙碌碌，以及张贴或堆放在工作室里的各种用来勾描的《群仙祝寿图》复印稿，也算见证了这件杰作从无到有的复制创作过程。线稿勾描对于作者技术的要求自不待言，对毛笔的敏感度要求也特别高，所以画笔都非常好。近水楼台，至今我还珍藏名川送我的他勾描画稿用秃的毛笔，我正好用来画水彩。

木版水印《群仙祝寿图》经过名川和他的同事们历经 8 年的精心研究制作，终于在 2010 年世博会上迎来盛大首展；也在那一年，我离开了心爱的朵云轩。

现在回首，不禁感慨：有时不经意



乡愁吗？

上海是个包容的城市，它广纳人才，接收了无数从四面八方来的人。我们的祖辈为了讨生活，背井离乡，来到上海这个大码头闯荡，成为最早来的那批建设者，为我们今天能够立足上海、过上小康

生活打下了基础。改革开放后，人们得以自由迁徙，更多的青年一代来到上海，为祖国腾飞发挥才干；也繁衍后代，寻找幸福，这些变化都是国家人口居住政策改变带来的成果。

中国人有着浓重的乡土情结。一个人无论走多远，他的根永远在故土。万里江源总有头，百丈树木也有根。血脉代代相传不息，血脉所系常让人饮水思源，故乡虽不能常至，但心里却会永远装着它，这份情感是怎么也挥之不去的。

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曾被多少代人反复吟咏；思念家乡也成为历代诗人、画家和作家的题材。流沙河先生自称是“成都文人”，他引用《庄子》“旧国旧都，望之必然”之语，来形容自己对成都的感情。

“一个古老的城市，哪怕都很陈旧了，哪怕草木、蓬蒿都将其覆盖，但一看见它，心里便快活至极，因为那是我的归宿，我的故乡。”

我出生在上海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，常会将家乡的地图反复端详，那一个个听长辈说起过的地名，会让我凝视良久。新闻中关于家乡发展成就的报道，我常感到莫名的兴奋，其实那里就有隐藏在心底深处看不见的淡淡的又浓浓的乡愁。多年，有了一次回乡的机会，当我踏上那块从未去过的陌生的土地，心里竟然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这份神奇，可能就是存在于内心的乡愁吧。

间，一些重要或者非常有意义的事就在身边发生着。那里是朵云轩，是上海书画出版社；那里的氛围、传承、积淀在不知不觉中催化、发展、成就了许多的人和事。

去年秋天，我参观邵仄炯的个展在门口遇见名川一家子，寒暄之余，惊讶地发现他有些消瘦，四十几岁竟满口凋零。他看出我的惊愕，瞟了一眼身旁的妻子，依然嘿嘿笑道：“老婆打的。”我懂名川的幽默，劝他不要过于勤勉，身体为重。

近些年，像我一样决意退而结网、专于做事的伙伴都陆续调离了，而名川像颗钉子拧进水印室木板里了。每次乘车从延安高架上过，我都忍不住地瞻望高架旁的院落里的那几幢青灰色建筑，想起当年午间散步的如云彩一样弯曲的鱼池和池畔丑怪的石榴树，自然也会惦记起名川以及其他依然守在那里的久违的师长和同事。

朵云轩慧眼“识宝”，也能“识人”，善于从社会上发掘各类专业人才。

晨曦中的南迦巴瓦（油画）何品伟

中央电视台几年前首播的《记住乡愁》节目，我十分喜爱；近期开播的《中国地名大会》我也乐此不疲。这个节目介绍了一位生活在海外的华人，名叫郑国和，他在 29 年间，带了 600 多位乡亲回到广东江门，寻找海外游子在中国的根。这就是一种深植于内心的情感。血脉所系之地，是无论走多远走多久，也都割舍不了的。每年都有大批国内外同胞到山西洪洞大槐树寻根，正是血液于水的真实写照。因为不管是走西口、闯关东，还是下南洋，思念故乡的心情是一样的。天涯游子心，那份乡愁，虽说是淡淡的，却也是浓浓的，总是藏在心底，挥之不去。

故乡对孩子来说，已经很遥远了。他们已将他乡当成了故乡。其实，任何一个地方呆久了，也就成了新的故乡。如同我们自己，不是也将上海当成故乡了吗？只是不要忘了来时的路，常带着孩子到故乡去看看，向孩子们讲讲故乡的往事，故乡的风土人情，教孩子讲讲家乡话。须知，乡音是游子寻根的密码，而人们对家乡的情感，往往也赖以乡音而维系。乡音是通行证，它能将你迅速地融入故乡，永远记住乡愁。

去年秋天，我参观邵仄炯的个展在门口遇见名川一家子，寒暄之余，惊讶地发现他有些消瘦，四十几岁竟满口凋零。他看出我的惊愕，瞟了一眼身旁的妻子，依然嘿嘿笑道：“老婆打的。”我懂名川的幽默，劝他不要过于勤勉，身体为重。

近些年，像我一样决意退而结网、专于做事的伙伴都陆续调离了，而名川像颗钉子拧进水印室木板里了。每次乘车从延安高架上过，我都忍不住地瞻望高架旁的院落里的那几幢青灰色建筑，想起当年午间散步的如云彩一样弯曲的鱼池和池畔丑怪的石榴树，自然也会惦记起名川以及其他依然守在那里的久违的师长和同事。

朵云轩慧眼“识宝”，也能“识人”，善于从社会上发掘各类专业人才。

云起海上

责编：吴南瑶

李诗文